

贈
閱



讓孩子們記着

李 秋 豐 著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

書前的幾句話

我不是文藝工作者，但是，我喜歡詩，而且在工作中心有可能的時候就往往學習試作。有時候寫成也就完了，既沒有發表，也沒有保存——在有些情況下，也是不可能保存的。現在印在這集子裏的，雖然有一篇是一九四二年寫的和一篇是最近寫的，但其餘的則都是一九四六年、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寫的。包括的時間不滿三年。

這裏，我想說幾句的是一九四六年。當時我在東北工作。東北人民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走狗十四年的悲慘奴役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由於蘇聯紅軍正義地出兵和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的配合下，使東北人民獲得了解放。廣大的人民正在起來清算敵偽殘餘欣喜若狂地慶祝自己翻身時候，以人民公敵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匪幫却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向東北人民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企圖恢復『滿洲國』十四年的悲慘統治。從東北人民來說，這是生或死的關頭。因而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不顧在當時存在的任何困難，堅決地執

行了人民所寄託的願望：擊潰了反動匪軍的進攻，並到後來終於使東北全部土地和人民獲得解放，而且較之全國其他各地的人民最先的結束了被奴役的命運和災難的威脅。而一九四六年的鬥爭，又是全部鬥爭過程的決定性的一年。當時所連續寫的幾首詩，就是在這樣的情形和這樣的要求下所寫成的。

這以後，我底工作不允許我再有時間用詩的形式來表達我底感情和意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大軍南征的時候。

這裏集印的共二十首。除去「接收大員」、「霧重慶的逃荒」和「消息」三篇以外，都曾用不同的筆名在延安、東北、天津、武漢等地的刊物和報紙上發表過的。這次整理時個別字句上略有修改。

所以印這集子，在我個人以為，除去因為所寫的都是有關人民底革命鬥爭應該彙集在描述人民鬥爭的總的行動的詩冊中以外，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從此得到更多的關於詩的學習。正是由於我對文藝——更具體說是詩的修養不夠，而且又是在工作餘暇不能有更多時間去更系統地思考的情形下所寫出來的，所以有很多地方一定很不成熟。如果能得到讀者熱誠的批評和指教，那就是我最期望的目的了。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

目 錄

書前的幾句話	一
讓孩子們記着	一
獻給我國抗美援朝人民志願軍	九
假如祖國需要我回到前線	三
仰望北方	七
城市的新生	三
人民在歡呼	六
軍隊向前進	三
無敵的人民英雄隊	元
我們爲你底高壽而歌	四
寄母親	四

霧重慶的逃荒

消息

到街上去

接收大員

準備好了

給好戰分子們送終

爲保衛和平而歌

孤哀子哭命圖

我給工人們上課的時候

我從家鄉路過的時候

四

三

毛

六〇

六四

六六

六八

九一

九七

一〇七

讓孩子們記着

世界上

沒有不愛自己孩子的人，
也沒有那個孩子不愛自己底雙親；
人們生活，人們勞作，
人們發明，人們創造……
都是爲着後代子孫們生活更美好。……

在春節的假日裏，

有一天我去下臥床不起的孩子，
隨着郊區農民抗美援朝遊行的行列，
緊張地走進市街……

等我回來已是黃昏，
整天的疲勞，
抑制不住心中的興奮，
我歡跳着打開了房門：

噢！在我床上

斜倚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那好像是誰底父親；

另有兩位陌生的青年，

怯生生地緊靠着床邊。

老人欣然站起身，

呼喚着我底乳名般般地向我詢問……

那是我底叔父，

二十年前我曾跟他在家受苦，
我離別了他已整整十六年，
祝福他在戰爭的年月裏仍然這樣強健。

晚上，叔父和我談說他們的來意：

兩個青年是寅虎哥（他底兒子）底孩子，

大的十七歲叫桂林，

小的十五歲叫桂生，

他是來把這兩個沒有了父母的孩子交給我，
叫我替他們找尋機會去報仇和報國。

寅虎哥原來是一個木匠，

十年前被日本鬼子抓去刀砍後就地埋葬——

那是在一九四一年，

金黃的麥穗還沒有收完，
我們家鄉發生了一件有名的大血案：

夜雨初晴，

天還似明不明，

日本鬼子包圍了我們那小小的鄉村，
沒有逃脫的人

都被趕到一個村北的廣場上，

鬼子兵用刺刀和機槍

逼着人們交出『八路』和區長。

鄉親們沒有人幹這兒事，

萬惡的強盜

就把八十四個男人都帶回他們底據點南莊。

把人們鎖在一個沒有窗的屋子裏

三天不給飯吃，

也不叫人出來拉屎……

第四天拉出去二十一個青壯年，

就那樣給活活地砍死。

在村西的楊樹林裏就地挖了一個大坑，

二十一個尸首還沒有斷氣，

狗崽子們就造孽地把他們埋在一起。

寅虎嫂子帶着桂林去起屍，

刨出來看看個個都爛得眉目不分，

看不出那個是自己人；

嫂子吞嚥着淚水跑回家，

從此不吃也不說話……。

苦扒苦掖

叔父把兩個孫兒餵養大，

企望他們成人來衛國保家；

他聽到美國底有錢人和日本軍閥一模一樣：

侵佔朝鮮底國土，

掃射又轟炸我國底城市和村莊……。

鄉親們有不少的去投軍，

再不讓這強盜來欺人！

桂林桂生都年紀小，

參軍打仗體力弱；

叔叔想到我在外邊也許辦法多，

就把孩子遠路送給我。……

我問過桂林和桂生，
他們還記得他們父親底模樣，
也記得他們底母親臨死時淒慘的境況，
他們記得全村人在那災難的年份，
不屈地鬥爭的光景，
他們不願在家裏坐享太平。

我聽從了叔父底殷切地指點，
接受桂林和桂生底要求和志願。
我不能忘記叔父底熱望和囑託，
我更回憶起那勤勞誠實的寅虎哥。

是的，要讓孩子們記着：
記着是誰殺死了他們底父親！

記着氣死他們底母親的是什麼人！

記着我底鄉親們底堅強和勇敢！

記着美國人又打到我們底身邊！

是的，記着，記着！

讓孩子們記着，讓孩子們記着。

讓孩子們活着——

讓孩子們更好地成長壯大

在毛澤東底旗幟下去參加戰鬥。……

一九五一年二月

獻給我國抗美援朝人民志願軍

我底筆寫不出我們心裏的興奮，

我底嘴說不盡

你們鬥爭勝利所帶來的歡欣；

你們正義的行動是祖國底光榮，

全世界都爲你們底英勇而欽敬。

當我們在工作餘暇談論起你們底鬥爭的時候，

當廣播機在播送你們前進的消息的時候，

當郵工同志分送報紙來到門口的時候，……

啊，我們是用多麼熱烈的心情

殷切地叨唸着你們底進攻。

在你們後面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
每個人都有一顆和你們同樣堅決的心；
你們爲朝鮮人民在剿滅那入侵的狼羣，
你們給祖國底子孫創造下福音。

全世界將因你們忘我的壯舉而擺脫
奴役和新戰爭的蹂躪。

啊，讓我們高呼萬歲！

人類將感受到你們無息的光輝。

你們露宿在雪山草地，

你們在不停的砲火下得不到水和米，

你們徒步奔跑截獲了敵人無數輛卡車，

你們用手榴彈將敵人底坦克手炸斃……
帝國主義者底鷹犬被你們打得東逃西竄，
侵略者底威風已嚇得無影無踪。……

我們都站穩了自己底崗位：

工廠展開了競賽在生產你們所需要的一切用品；

鄉村在爲你們運送足夠的糧食；

青年們在紛紛參加國防建設；

婦女們在加緊爲你們縫製冬衣；

工商業者也在示威遊行

向人民宣誓他們底愛國熱情……

所有的人都向首都投書和通電，

報告毛主席他們底信心和志願。

沒有人不在期望你們勝利歸來：

將有大批的鮮花爲你們盛開。

人們正在收集成山的慰勞品，

誰也沒有一刻會把你們忘懷。

勝利將永遠跟着你們前進，

讓杜魯門到太平洋裏去打撈他們底士兵和將軍。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二日